

中国科技人物丛书



谷魂
——
稻作学家丁颖

庄秋兴 编著

科学普

5.3

社

K826.3

12

2

中国科技人物丛书

谷魂——稻作学家丁颖

庄秋兴 编著

B7162/12



科学普及出版社

B 609491

内 容 提 要

丁颖教授是我国优秀的人民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刻苦钻研,勇于实践。他早年创建中山大学农学院稻作试验场,晚年建立中国水稻生态研究室;先后育成优良水稻品种60多个。首次利用普通野生稻自然杂种育成“中山1号”,培育出世界第一个“千粒穗”,特别对我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他廉洁清静,生活俭朴,爱国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深受中外农业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爱戴与尊敬。

本书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

中国科技人物丛书

谷魂——稻作学家丁颖

编 著: 庄秋兴

责任编辑: 屈惠英

封面设计: 邓领祥

技术设计: 郑爱华

赵丽英

88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3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毕升信息处理服务部激光照排

北京顺义李史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3.125 字数: 51 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 1.95元

ISBN 7-110-01245-X/S · 120

总 序

中国科协组织、编辑了一套《中国科技人物》丛书。从选题来看，人物似乎偏重于现代和近代，但因为该丛书是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我认为这样很好。

这些人物不全是名人，却都是中国科技精英。他们当中固然不乏我国老一辈基础科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也有已进入世界科学殿堂的科学家，更有默默无闻、终生奉献于我国壮丽科技事业的忠诚勇士，还有一些中青年科技发明家和起步跨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家。这些科技人物，虽然所处的时代及其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绝大多数均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即使于清贫、逆境之中，犹执著追求，自尊自爱，不辱使命。这套丛书不仅真实地写他们创造性的业绩，写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成才之途，还要写他们超前的科学思想、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科学方法和高尚的品德情操。而后者这一些，正是留给我们青少年（也包括海外炎黄子孙的学子）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在我看来，这方面的内容比单纯传授科学知识，更能给青年读者以深刻的激励、启示和教益。

是为序。

彭圣陵

1989年3月

序

庄秋兴同志用大量翔实的资料,以生动的笔触,撰写了《谷魂——稻作学家丁颖》一书,再现了丁颖教授一生的奋斗历程,读来感人肺腑。

丁颖教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刻苦钻研,勇于实践。他早年创建中山大学农学院稻作试验场,晚年建立中国水稻生态研究室,先后育成水稻品种 60 多个,并培育出世界第一个“千粒穗”,对栽培稻的分类、区域划分、水稻生育和生态的研究,造诣殊深,特别是对我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建树卓著,蜚声中外。

丁颖教授毕生从事我国的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并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严于律己,坚持真理,不趋炎附势,不谋私利,勤俭节约,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本书的出版,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份丰富的精神食粮。我深信,丁颖教授的感人事迹必将激励人们,为振兴中华而投身到农业科技领域,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作出无私的奉献。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

卢永根

1989 年 4 月

目 录

一、求索与初衷	1
二、教授与“谷种佬”	13
三、一捆番薯蔓与一笔“压惊费”	25
四、“丁师傅”	35
五、渴望黎明	42
六、寻觅神农的足迹	52
七、“老来青”	63
八、功在后昆 千古流芳	75

一、求索与初衷

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丁颖教授，毕生致力于稻作科学研究，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稻作区域划分、稻种分类、水稻良种选育和栽培技术、水稻品种光温生态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果，为我国稻作学和水稻生产的基础性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丁颖，这位近代中国稻作学的奠基人，在他身上，凝聚着以农为本、身体力行怀民食费尽苦心的“谷魂”！

丁颖一生“与农民为伍”、与水稻结下不解之缘，是经历过童年家庭的变故、青少年时期一番艰苦求索之后才确立的。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11月25日，在广东省高州县(当时属茂名县)谢溪乡硕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有一个男孩，降生到世间。他，就是丁颖，排行第十二，是他父亲最小的儿子。

丁颖出生时，正是中国封建王朝行将崩溃的年代。清廷腐败，百业凋敝，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黎民百姓啼饥号寒。就在丁颖出生的这一年，中国

这个盛产稻米的国家，竟然要进口洋米 700 多万担，使 1 千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元，落入洋人的腰包。而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专生产稻米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丁颖的父亲丁林泰，是个老实得连走路也生怕踩死蚂蚁的农民，祖上并没有给他留下一分一厘地。在那个社会里，土地可是农民的命根啊！为了活命，这位 12 个孩子的父亲，象牛一样拼死拼活地劳作。田地，占据了 this 老实农夫的心田。经过几年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他一家人勒紧腰带，省吃俭用，置下了 10 余亩薄地。可是，皇天无眼，就在丁颖 7 岁那年，一场飞来横祸，使这个小康农家悲惨地破产了。

原来，硕塘村世代积存着宗族纠纷。村里的一班恶霸、地主，勾结县衙贪官污吏，嫁祸于与一件人命案并没有直接牵连的丁家，硬要抓丁林泰去见官。胆小怕事的丁林泰，只好把那十几亩地押给地主，并东借西贷才凑足偿命款，了结了这桩冤枉官司。

这可怕的变故，把丁林泰推向绝路，要不是面前这一双双小眼睛投来祈求和等待的目光，他早就自寻短见了。多少个黄昏，小丁颖陪着父亲呆坐在破屋前，无神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观庄岭下那已经不属于他家的土地。这时的丁颖，还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压迫，但他从父亲的脸色知道土地在他家的地位，知道父亲热爱土地的心情。他默默地依偎着父亲，摩挲着那双粗

糙的大手：为什么妈妈的田地，一下子就到了别人的手里？老天为什么也不说句公道话呢？有多少个黄昏小丁颖就这么思索着……。

尽管，每年正月初一，丁颖家并没少给当地神祇“康王爷”跪地叩头，初二一早，也没忘了扫地之后马上把扫帚丢出门外“送穷”。可是，年复一年，康王爷既没有给丁家送来土地，扫帚也没有赶掉那笔冤案欠下的阎王债！那时，官匪一家，盗贼蜂起，硕塘村几乎每天都有农家遭洗劫。为了保住一家人的性命，每夜，他们留下丁颖的大哥看家，全家露宿山野，日出而归。在贫困和担惊受怕中不知挨过了多少日子，一场天灾又降临到了丁家，可怕的鼠疫，在茂名县一带蔓延，夺去了无数可怜的生命。不幸，丁颖的二哥也染上这种恶疾，请不起大夫治病，只好天天求天问卦。到了第三天黄昏，鼠疫便无情地夺走了二哥的生命。

家庭破产，二哥的病故，使小丁颖恨透了这吃人的世道，恨透了那班蛮横夺走他家土地的地主恶霸。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改变这种苦难日子，靠不了天，只有靠自己！这个模糊的志向，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愈来愈强烈，使他后来走上致力民生、从事科学、教育救国的道路。

被天灾人祸折磨得昏头转向的丁林泰，在痛定思痛之后有点醒悟：想我老实巴交劳苦一生，到头来还是受尽欺凌，吃亏就吃在自己目不识丁上面。如果会写

张状子告到衙门去，兴许那十几亩地就保住了。于是，他与大儿子合计：不管欠下多少债，也要供你小弟读书，日后好替父兄出口冤气！

就这样，在债台高筑的景况下，丁颖成了丁家世代第一个读书人。他先在硕塘村童蒙书馆读书，后来又邻村学做“八股破题”。

小丁颖深知，这是全家人勒紧裤腰带让他上学的。穷人家的孩子念书，放学回家还要干农活。即使放牛，他也忘不了挟上一本书。有一次，他坐在牛背上专心看书，老牛便偷偷地溜进了绿油油的稻田里，大口大口地嚼起秧苗来。

“哎呀！牛吃禾苗啦，牛吃禾苗啦！”稻田的主人边跑边高声喊叫，叫声把丁颖从书的世界里惊醒过来。俯首一看，不好了，一大片禾苗已经齐刷刷地被老牛“剃”光了！为这件事，不知他父亲向人家赔了多少个不是。

可是，小丁颖仍然改不了放牛读书的习惯，他变着法子边放牛边读书。他把牛绳接得长长的，拴在石头或树枝上，这样，老牛吃草也就不会吃到稻田那里去。这样，他就可以在放牛时，放心读书了。以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许多书我是在牛背上读的！”

1906年，也就是丁颖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

这时，正是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前夜。孙中山领导

的民主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民主主义思潮日益高涨。高州中学有一个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新高学社”，是学生读书、议论时政、探讨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进步团体。在这里，丁颖初步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从而使他从小就孕育着的变革思想，变得更强烈，更明确。

由于连年灾荒，盗贼四起，而他们又往往与官府相勾结，肆虐横行。一时，高州城内社会治安极坏。“新高学社”的青年学生，组成了一支学生军，出面维护治安。一天，一小股土匪又闯进县城抢劫，衙门官兵却避开不理。眼看百姓又要遭殃，学生军立即集合，冲上街头，追打土匪，一下子就赶跑了土匪，还活捉了一个勾结衙门为非作歹的土匪头子。他们把土匪头子捆绑在高州城东头的一棵大榕树下。一百多名学生手持棍棒、长枪纷纷争论着怎样处置这个土匪头子。

有人提议：

“把他送县衙法办！”

“不！”丁颖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到高高的石台阶上，向人们慷慨陈词：“诸君难道还相信县衙会判他罪吗？我以为不然！衙门以往那么多次‘搜捕’，都是假的。依我之见，把他就地结果了事！”

“好！打死他，打死他！”

同学们和许多围观群众拍手赞成。就这样，这个“逃”过县衙多次搜捕的土匪头子，在这班十八九岁的

学生军手下，被“正法”了。

后来，新高学社又发起了驱逐一名数学教员的风潮。这个数学教员不好好教书，却一味为清廷歌功颂德，指摘新高学社的进步活动为“犯上作乱”。丁颖他们列举了这个教员的罪状，要求校方把他赶出校门，越来越多的学生起来响应。学生们集会，派代表一次次地向校方交涉，可是都没有效。不久，校方在县衙的支持下，强行解散了新高学社，还开除了几个学生。而那个清廷鹰犬，却依然手执教鞭，横行学府。

学潮失败了，丁颖平生第一次感到迷惘。难啊！变革社会，产除不公平现象，远非杀死一两个土匪头子那么简单！他苦苦思索，变得比以前更加不爱说话了。除努力学好功课外，还常常一个人跑到野外去看书，想从其他书籍中理出一个头绪来。那时，已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都是西方宣扬进化论和资产阶级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他到处打听寻借，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还读了孙中山先生的一些理论书籍。从这些进步书籍中，他逐渐寻到了变革社会的另一条道路，从而，在他儿时孕育的变革思想土壤上，萌发了研究科学、传播知识、致力祖国“民生”的理想。

几年一晃而过，丁颖从高州中学毕业了。报考大学，这是决定学生青年人生前途的紧要关头。学哪门呢？学文科、法科，在当时是最吃香的当官门径。丁颖

学业成绩全优，满可以去叩这些学科的大门。可是，他却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有一天，他和几位平时较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叙说各自的志向。他把自己儿时家庭和乡亲们的惨景，一件件、一桩桩地讲给同学们听。末了，他说：“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丁颖的这一抉择，语惊四座，也决定了尔后他一生心怀民食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1909年，在相当于现在广州市东山区农林下路一个叫石马岗的地方，有一个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下设农业、林业两个讲习班，专门培养农林业技术助理员。后来，又改名为广东公立农业专科学校，这就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前身。立志学农致力民生的丁颖，本来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这里的农业讲习班，不巧到他中学毕业时，讲习班的考期已经错过了。

经过反复权衡，丁颖报考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他想，学专门的农艺是没有机会了，博物科也和农科沾点边。日后当个教员，传播科学知识，与自己原来的志向也不相左。

他在博物科刚念完一年级，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的炮声，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统治，从而使我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

自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跃而成为东方强国。当时，刚剪掉辫子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日本国学习西

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富国强兵，是一个由弱变强的浅功典型，而且与我国同文同种。中国要强盛，应该汲取日本的经验。于是，一时间，朝野上下，形成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当时正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念书的丁颖，也投入了这股潮流，并于1912年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

日本是近代中国众多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求学和从事革命的地方。周恩来、鲁迅和郭沫若等，都曾在日本国土上留过足迹。丁颖也和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一样，怀着变革社会的理想，去日本求取知识的。他一心要掌握日本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用来改造中国这个落后古老的大农业国，造福民众。从1912年至1924年的12年间，他曾先后三次远涉重洋，起初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两年后，转学到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最后一次，也就是1921年至1924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农艺。

当时，丁颖是帝国大学唯一攻读农科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人都觉得他的抉择不可思议。

“上粪种地，愚不可及，何须留洋？”有人这样讥讽他。

“丁君，研究农业又苦又累，受一辈子穷，有何出路？改学别科吧！”一些好心的同学，也这样劝他。

“我是专门来学种水稻的。要不，我就不会第三次飘洋过海来日本了？”每次，他都是笑着这样回答。

丁颖留学 10 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东京度过的。东京是一个美丽的大都市。东京塔岌岌耸立，著名的隅田川、荒川等河流，徐徐注入东京湾。在市区登高便可望及的富士山，那皑皑白雪覆盖的山顶，与山腰上的紫蓝色花相映，显得分外妖娆。特别是农历三月这个日本传统的樱月，满树浅粉红色的花朵，微风轻拂，花瓣徐徐落地，好似雪花飘舞，令人赏心悦目。可是，对这大自然的美，丁颖却毫无兴趣。他想起祖国哀鸿遍野，赤地千里，人民衣衫褴褛，啼饥号寒的惨象，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异邦的自然风光呢？想到自己立志学农，致力民生的志向，他深深埋进书堆，钻进实验室，苦学潜修，渴望早日学成归国。

辛亥革命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者便开始向中国伸出了侵略的魔爪。不久，山东半岛被日本霸占，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中日军事协定”等卖国条约。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包括在日本的留学生的强烈反抗。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两天，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游行请愿，竟然惨遭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丁颖怀着满腔的怒火，参加了留学生的多次爱国活动。

这期间，中国人民的斗争每每遭到失败，丁颖陷于苦闷之中。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万分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但岛国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又确实对他有磁性引力。他多么迫切希望早日学到这些先进技术，

好早日为祖国农民的温饱尽职尽责。这两种矛盾思想，象两头烈性水牛，对顶着头角，在他的心田里格斗着。他变得更抑郁、更深沉了。

他在日本留学10年，每年都回国度假。每当他和邓超禹、沈耀祖等一班同学聚集在码头、轮船上的时候，就常常议论起时政、国难来：

“袁世凯比清室还要腐败无能，倭寇侵占了山东半岛，他还下令不许抵抗！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苏俄已发生了大革命，为何我中华就没有这种革命呢？我真恨，恨铁不成钢啊！”

“革命？靠国民党还能有革命？我就不相信！”……

他们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议论，然而，每次都以叹息和苦闷而结束。丁颖又比众人多添了一层愁云：家境贫寒，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和哥哥过度操劳，而自己于家庭经济无补……游子思家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当时，日本青年中自杀的风气盛行。极度苦闷彷徨的丁颖，也曾想到一死以酬祖国和父母。但是，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之后，他终于觉得这也于事无补。这漫长的十年寒来暑往啊，丁颖和他的同学们，时时注视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盼望祖国发生象俄国十月革命、二月革命那样的大革命，盼望祖国经济出现良好的转机。可惜，每年一度的回国休假，总是怅然而归，又惘然而去。

丁颖留学日本时，结识了一位名叫片山佃的日本

同学。两人交往十分密切，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生活上也互相照顾。日本侵华加剧后，丁颖常常郁郁不乐。片山佃却没能理解丁颖的心情，他有时反而以日本式的“爱国”精神，自鸣得意地鼓吹日本如何国力强大。丁颖越听越反感。这对异国莫逆之交，却在这“爱国”问题上出现了深深的感情裂痕。

有一次，片山佃邀请丁颖去旅行。正值丁颖心情不好，也就和片山佃一起到郊外走一走。不觉，两人又谈论起时政来。丁颖猛然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讲着讲着，激动不已，干脆放开喉咙，唱起了一首爱国反日的歌曲来。

片山佃已经被丁颖连珠炮般的诘问，驳得无言以对。见他又唱起歌来，更加不高兴，便板起面孔说：“丁君，此时此地，你唱这歌，恐有些不妥吧！”

“不妥？我偏要唱，难道只许你们的军阀屠杀中国人，而我们连开口的权利也没有吗？！”

平时与人交谈总称对方为“某君”的丁颖，这时涨红了脸，一反温文尔雅的常态，对片山佃大声喝问，又高声地把刚才唱过的那首歌，唱了又唱。片山佃在一旁被他吓得发呆，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极度憎恨，丁颖感到不能再在日本呆下去了。便于1919年6月，毅然辍学回国。

国难当头，前途渺茫。这时的丁颖，心情既痛苦又